

战船街： 以梦为舸，向海而生

— 铲文/摄

去年秋，本地论坛有个帖子，说一位“老宁波”在和义路江边散步，看战船街路牌竖得弯弯绕绕，状元楼门口有一块，影都那又有一块，中间段则在“宁波的香榭丽舍”里时隐时现。“老宁波”困惑说，如此这般，不如立个“战船街遗址”代替，免得外地人看不懂。

“遗址”和街巷路牌分属两套系统，订立标准并不相同。其实，对一处故址而言，能保留路牌，已经是保留一条老街的最后尊严了。

果不其然，市民政局地名办随后回复：感谢市民关心，“战船街”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展贸易的印记，应作为宁波街巷历史老地名予以传承保留。

属于战船街的辉煌与荣誉，毕竟过去太久。久到三江口早已吹不到宋时的风，找不到张扬国威的“万斛神舟”之旖丽神采；也看不到明清海禁时，宁波船厂成为战船制造基地，催生过多少悲凉豪情。君不见，波光逐影千帆尽，潮岸空余一江风。



庆安会馆里的宋代明州船厂复原场景。

独木舟

海边长大的人，从不缺探索海洋的勇气。

随着城市发展的变化与侧重，而今感受古船魅力，最好的地方不在战船街，而在相去不远的庆安会馆。作为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，庆安会馆有个常设性的展览叫《中国·宁波船史展》，图文并茂，介绍特别详细。

故事一般从河姆渡开始讲起，说上世纪70年代，考古人如何惊喜地挖出几支木桨和船型陶器，证明甬人从7000年前已经熟练掌握了操舟航行的能力。

其实几十年后，21世纪初，这个记录已经被打破，萧山跨湖桥遗址以举世瞩目的状态出土了一艘距今8000年左右的独木舟，专家从船型及地理位置等方面判断，“这叶小舟不乏出入近海的可能”。不管是不是世界最早，它绝对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。

就在不久前，余姚公布井头山考古成果，出土了与跨湖桥时代相近的船桨。有人创设性地问，当年的井头山人有没有可能划着小船去跨湖桥玩耍？专家哈哈一笑，两者毕竟相去100多公里，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虽然暂时没能像跨湖桥一样，也挖出一条舟来，但出土时尚且泛着“金光”的木桨，已将宁波人的驾船史提前了1000年。以后不用再凡事盯着7000年的河姆渡，也可说说8000年的井头山。

就本地而言，宁波最早的独木舟也存放在庆安会馆。这是一条在和义路一带出土的唐龙舟，由一整条红松木制作而成，总长度达到11.5米，宽0.95米。历经岁月洗涤，除了装饰的龙头、尾部残缺，其余居然保存得相当完整。

据报告，出土龙舟的是紧临江面的一处造船厂遗址，同步出土的还有许多木头和加工过的船板、木渣等遗物。独木舟中发现刻有唐晚期“大中二年”铭文的鹤纹碗等越窑青瓷残器。证明彼时，姚江沿岸已有船厂。

海船

《鄞县通志》载，“战船街，旧名建船厂跟、江心寺跟、羊府庙跟、江东庙跟。”又载：“宋时造船于此，故名。”

自唐入宋，随着海上贸易的不断延伸，宁波与东亚、东南亚联系日益密切，对船只的需求大量增加。有证据表明，宋代，造船业已经成了明州（宁波）最发达的手工产业之一。

在宋仁宗皇祐年间（1049—1054），北宋政府在明州设官营造船厂。当时船厂在郊区甬东厢，但监官厅设在战船街桃花渡一带。宋代官营造船厂的主要工作是打造漕运船、使船和海防船。

宋神宗元丰元年（1078），朝廷为了促进对外贸易和对高丽友好往来，派遣安焘、陈睦等，乘坐明州船厂建造的两艘官船出发高丽。这是自994年，宋、丽中断来往以来，宋朝第一次向高丽派出使团。顺利出海后，于同年11月满载物资和珍宝回国。

宣和初年，北方金兵壮大南进，宋廷为了抵抗侵占，军费开支大大增加。为了增加税收，朝廷谕旨，明州船厂制造两艘更大的神舟出使高丽，分别叫“循流安逸通济神舟”和“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”。这两只神舟长300尺，宽65尺，两杆桅竿一杆高十丈，另一杆高八丈，号称“万斛神舟”。远远望去，就像两座小山漂浮在碧波之中。

据说，船队返航时遇风暴，幸而遇到一位“女神”相救，直接促成了宋徽宗对妈祖的册封，这也是妈祖历史上第一次封神。

比起此类宏大叙事，宁波地名学者徐雪英更乐意讲述徽宗年间，文学家晁说之在明州船厂任监官的故事。当时，学问很好的他因反对王安石新政被贬，内心不减诗意，在战船街江边修了一座亭，名“超然”，作《超然亭戏作》一首：“终日一杯终日醉，看潮初上看潮回。自疑前世陶贞白，乘兴闲游鄞县来。”他还有一首《江亭晚坐》：“秋色日晏晏，江亭敞宿阴。残霞沉浦口，新月出波心。”形容的正是战船街一带江景。

后人为纪念他，将超然亭改作景迂（晁说之的号）先生祠，请陆游作祠记。如今，祠记尚能读到，而亭与祠早已不见踪影。

战舰

元代，海上贸易依然发达。韩国著名新安沉船，打捞出陶瓷器、钱币、木制品等数万件，被认为就是从庆元（宁波）出发的，其目的地很可能是日本。

明代主要的造船基地仍在宁波，不过明代实施较为严厉的海禁政策，宁波造船业主要是军用造船业，以制造战船为主。

船场沿用至清代。《四明谈助》载：“今之船厂，或即宋船场地。大舰陈于江涂，灰油、麻、铁、杂作纷营……凡巡洋营船，皆出于此，宁绍海道掌其事。”从这段记录看，当时宁波船厂建造的主要也是战船。

船只的建造耗去了大量木材。清人袁陶轩有诗：“战舰江边岁岁修，千家木几几家留。近来樟树随山尽，出海偏拿估客舟。”说的是官差为完成任务，常偷挖棺木制船，还使得宁波地区的樟木几近绝迹。

直到晚清，宁波人终于有了一艘蒸汽轮船，那也是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艘轮船，宝顺轮。再后来，这里走出了包玉刚，走出了董浩云。这些世界级的船王，把海滨人家的航海版图扩向更广阔的空间。生也有涯，而探索无穷尽。

2003年，在和义大道建设工程抢救性考古发掘中，战船街北部、和义门瓮城基址南侧再次出土一艘古代沉船。沉船距地表1.5米，船头朝西、微翘，可以看出是顺着原先的江滩方向搁置的。专家从该船结构、规模，结合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文物情况，判断此船时代为南宋。冥冥中，以实物与史料相印证。

经修复，该船曾长期落户宁波博物馆，在主通道口迎接观众。几年前，回到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“保养”。据透露，目前正在港口博物馆附近的专业场所里被妥善关照。



战船街沿江花坛做出船只造型。

● 参考书目

《千年海曙·街巷物语》（下）
《宋代宁波地区的造船业》等

